

➡ 人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

ren de liang zhong bu tong de si wei fang shi

人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——数理思维与直观思维。这两种思维具有本质的区别。

在数理思维中，原理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却远离日常的运用。由于习惯的原因，人们的思维很难转到这上面来，倘若稍稍转向这一方面，原理就不难看清。如果谁从这些清晰的原理中做出错误的推理，那么，他的思维一定非常混乱。

在直观思维中，原理就在每个人的眼前，就在日常的运用中。人们只要睁眼去看，而无需费力，这只是眼光好坏的问题。眼光必须好，因为原理如此微妙而众多，以致于人们不可能不发生错漏。漏掉一个原理就会导致错误，因此，人们必须有足够敏锐的眼光，要看到全部的原理，而且还要有精密的思维，切不可从已知的原理中做出错误的推理。

如果有敏锐的眼光，所有的数学家都会是直观的，因为他们不会根据已经掌握的原理进行错误的推理；如果思维直观的人去注意那些他们不熟悉的数学原理，则会具有数理思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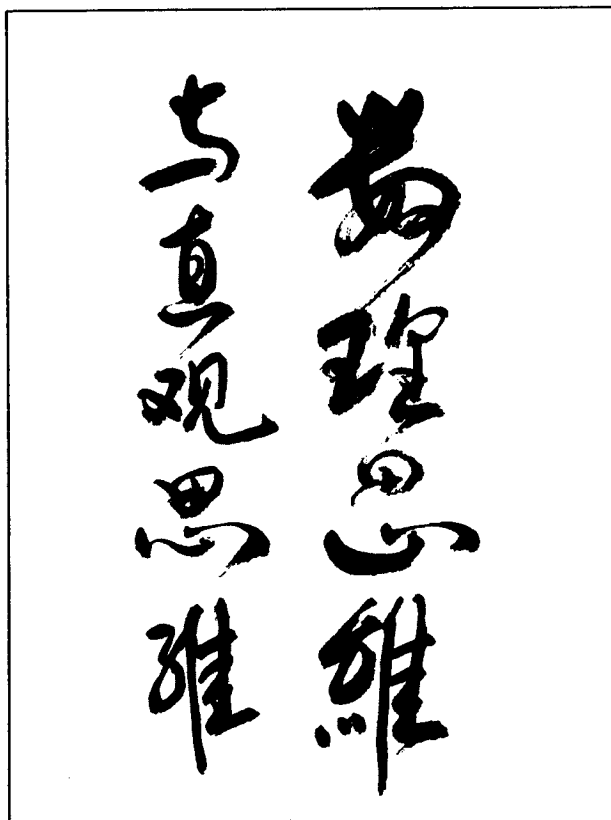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一些思维直观的人没有数理思维的原因，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将注意力转向数学原理。然而，数学家之所以不能进行直观思维，是由于他们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，而且习惯于

精确简洁的原理，没有仔细检查和整理好原理就不愿开始推理，当一些原理不允许进行整理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直观的事物中迷失方向。这些原理很少是看出来的，它们是感觉出来的。对于那些本身不能感知这些原理的人而言，要让这些原理被感知，是无比困难的事情。这些原理如此精细而繁多，以致于要感知它们就需要有细致而又明晰的感觉，并在感知时做出恰当的判断。但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用数学里的秩序来展示，因为这些原理并不是以数学的方式为我们所获知的，也因为这事做起来将是永无止境的。我们必须一眼就能看出那个事物，而不需要推理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如此。

所以，数学家很少是直观的，而思维直观的人也很少是数学家，正是因为数学家想要以数学的方式处理直观的事情，想要以并不属于这一类推理的方式，先是以定义，接着用公理，来处理它们，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得非常荒唐可笑了。并不是说我们的思维不能这样推理，而是说它在默默地、自发地进行着，没有机械的规则，因为没有人能表达直观思维的原理，而且只有很少的人才能感觉到它。

反之，直观思维的人由于习惯于看一眼就做出判断，所以，面临自己毫不理解的命题，并且进入这些命题又要通过他们所不习惯的、枯燥无味的、需要仔细研究的定义和公理时，他们往往会惊慌失措，以致于退避千里、神情沮丧。

然而，思维迟钝的人永远不能进行直观思维，也不能进行数理思维。



存在两种智力：一种能敏锐而深刻地看透既定前提的结论，这是精确性的智力；另一种能理解众多的前提而不致于混乱，这是数理方面的智力。前一种智力，有力而精确；后一种智力，全面而广博。

数学家们有着严密的思维，所有的事物都要以定义和公理的形式向他们解释，否则他们就会因犯错而让人无法忍受，因为只有当原理十分清楚的时候他们才会是正确无误的。

仅凭直观思维看待事物的直观者，他们没有耐心进入思辨性的和概念性的事物的根本原理中去，这些原理是他们在世界上从未见到的、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。

正确理解的途径多种多样。有些人在某一类事物上有正确的理解，但在另一类事物上则并非如此，往往误入歧途。有些人仅仅根据几个前提就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，这显示了他们敏锐的判断力。还有些人在前提较多的情况下很容易得出结论。

例如，前者很容易就能掌握流体静力学，流体静力学的前提很少，但结论却要非常精细，只有极其敏锐的人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虽然如此，这些人可能并不是伟大的数学家，因为数学包含大量的前提。也许有一种智力能轻松地从小数前提中追根究底，却根本无法对包含大量前提的事物深入探究。

因此，便存在两种智力：一种能敏锐而深刻地看透既定前提的结论，这是精确性的智力；另一种能理解众多的前提而不致于混乱，这是数理方面的智力。前一种智力，有力而精确；后一种智力，全面而广博。一种品质可以在没有另一种品质的情况下存在，智力可能是强大而狭隘的，也可能是全面而脆弱的。

习惯于凭感觉下判断的人不理解推理的过程，因为他们往

往看一眼就理解，并不习惯于追求原理；反之，习惯于根据原理推断的人不明白感觉上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寻求原理，却没有一眼看透的能力。

感觉属于判断，正如科学属于智力。直观是判断的一部分，数学是智力的一部分。

赏析

法国著名的研究帕斯卡尔的专家维克多·吉罗曾经说过：“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本书留下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《思想录》，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。”

毋庸置疑，帕斯卡尔的确是一个天才，他仅活了三十九岁，却是世所公认的物理学家、数学家、哲学家和思想家。他的《思想录》表现出对人类问题的极大关注。

帕斯卡尔的话语，包含理性的思考，我们的阅读也应该有灵魂的参与——在阅读同时自我发现、自我成长。

唯

愛

➔ 雄辩的艺术

xiong bian de yi shu

真正的雄辩轻视修辞。

雄辩——它必须是令人快乐的而又真实的，但令人快乐本身又来自于真实。

雄辩是思想的一幅画；因而那些画过之后又添上几笔的人，就是在写意而不是在写真了。

雄辩是以甜言蜜语说服人，而不是以权威；它是暴君，而不是国王。[据布伦士维格的解说：国王是合法的，而暴君是非法的；说服力的权威是合法的，但雄辩的甜言蜜语却足以败坏人的意志。——译注]

雄辩就是以下述方式讲述事情的艺术：听我们说话的人没有痛苦，而只有快乐；他们对此感兴趣，因而自爱心引导他们自愿地就听到的内容进行思考。

因此，这就在于要建立两者之间的相互符合：一方面是听者的精神和心灵，另一方面是我们使用的思想及其表达。这表

明我们认真研究过人的心灵以便认识它的全部力量，以找出适合他们的那篇讲话的恰当分寸。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听者的位置上，在自己内心中检验讲话的委婉，以检查两者之间是否符合，以及我们是否有把握使得听众完全信服于我们的讲话。我们要尽量把自己约束在简单自然的事情上，不要把小事夸大，也不要大事化小。一件事情仅仅说得漂亮还不够，它必须和主题相符，过与不及都不行。

雄辩的时间太长也令人厌烦。

赏析

雄辩是一门艺术。

雄辩的关键，并不在于你说得多么流畅、滔滔不绝，而在于是否善于表达真诚！当用得体的语言表达出真诚时，你就赢得了对方的信任。

反之，如果一泻千里的讲话缺乏诚意，就失去了吸引力，如同一束没有生命力的塑料花，虽然美丽但不鲜艳动人，魅力也就无从谈起。

➔ 说服的理由

shuo fu de li you

人们往往更容易被自己发现的理由说服，而不太容易被别人脑袋里想出来的理由说服。

当我们想要有效地纠正别人并指明他犯了错误时，我们必须注意他是从哪方面观察事物的，因为在那方面他可能就是正确的；我们必须承认他那方面的正确，然而，也要向他指出他在另一方面所犯的错误。他会满足于这样的做法，因为他看到自己并没有错，只是没能全面地看问题而已。人们不会因为看不到一切而生气，然而，人们却不愿意自己犯错误，这可能是源于这么一个事实：人天生就不可能看到一切，因此很自然地，他不可能在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面犯错误，因为我们的感官得出的知觉总是真实的。

赏析

从心理角度而言，直截了当地指出错误，总令人难堪。结果是，常常引起争论，弄得双方面红耳赤、不欢而散。

说服别人承认错误，从而有效地纠正错误，切记要顾及对方的自尊心，力求不伤害对方。最恰当的做法是：委婉地引导他认识自己的错误，从而被自己发现的理由说服。

心

灵

➔ 心灵的影响

xin ling de ying xiang

在世人发明的所有娱乐中，没有哪一种比戏剧更具影响。它表现的感情是那么自然、那么细致，以致于在我们的内心也激起并造成同样的感情，特别是爱情，尤其是当爱情被表现得非常纯洁、非常真挚的时候。由于它使天真的灵魂更显天真，就更能打动人心。它那激情使我们的自爱心得到满足，并由此立即形成一种愿望，想要产生我们所看到的、表现得如此美好的、那种同样的效果。同时，我们根据在戏里所看到的那种真挚的感情来塑造自己的良知，于是就消除了对纯洁灵魂的担忧，因为纯洁的灵魂这样想象着：以一种看来是如此明智的爱情去恋爱，是绝不会有损自己的纯洁的。

所以，当我们走出戏院时，心中便充满了爱情的美好与温柔，灵魂和思想为戏中的天真所倾倒，以致于我们完全准备接受它们的最初印象，或者不如说准备找机会把它们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中重新唤起。这样，我们就可能接受在戏中所见的、表现得如此美好的、同样的快乐和同样的牺牲。

人们爱看错误，爱看克莱奥布林的爱情，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爱情。如果她没有被骗，那就没有趣味了。[克莱奥布

林，传说中古希腊哥林多的公主，深深爱着一个非哥林多血统的臣子米伦德，但她自己却并不知道。 ——译注]

当一篇很自然的文章描写出一种感情或作用的时候，我们便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真理。它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我们往往因此而感动得要去热爱那个使我们感受到它的人，因为他显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东西，而是我们自身的东西。正是这种恩宠，使我们觉得他可爱。此外，我们和他之间的那种心灵的一致，也必然使我们衷心地热爱他。

赏析

心灵是敏感且易受影响的。一场戏剧、一篇文章、一句话说语等，都可能触动它敏锐的神经。

心灵又是脆弱且易萎缩的。绝望、孤寂、空虚等，都可能蚕食它快乐的天性。

对于心灵，我们的建议是：在生活中多点微笑，少点烦恼；在工作中多点激情，少点埋怨；在爱情和婚姻中多点关爱，少点冷漠；在友情中多点坦诚，少点虚伪；在失败中多点勇气，少点懦弱……

➔ 杂议语言

za yi yu yan

拼凑词语以构成对仗的人，就像为了对称而制作假窗户的人，他们的规则不是要正确的讲述，而是要摆出正确讲话的样子。

某些作家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“我的书”、“我的评注”、“我的历史”等。他们像拥有一套房子的中产阶级，经常把“我的房子”挂在嘴边。他们最好是说“我们的书”、“我们的评注”、“我们的历史”等，因为这其中别人的东西通常比自己的多。

语言是密码，这里并不是把一篇文章变成另一篇文章，而是把一种文字变成另一种文字，从而一种为人所认识的语言就成为可译识的了。

文字的不同排列便有了不同的意义，而意义的不同排列便有了不同的效果。

甜言蜜语的人，品质恶劣。

有些人说得好却写不好。因为特定的情境和特定的听众燃起了他们的激情，在其思想中引发了缺乏这种激情时所想不到的东西。

同一个意义随着表达它的字词而变化。意义从字词中获得它的尊严，而不是赋予字词以尊严。

我对这类客气话总是感到不快：“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；我怕搅得你不安；我怕打搅得太久了。”我们要么是引进，要么是扰乱。[我们要么是把想象引进那个判断，要么就是相反地扰乱了那个判断。——译注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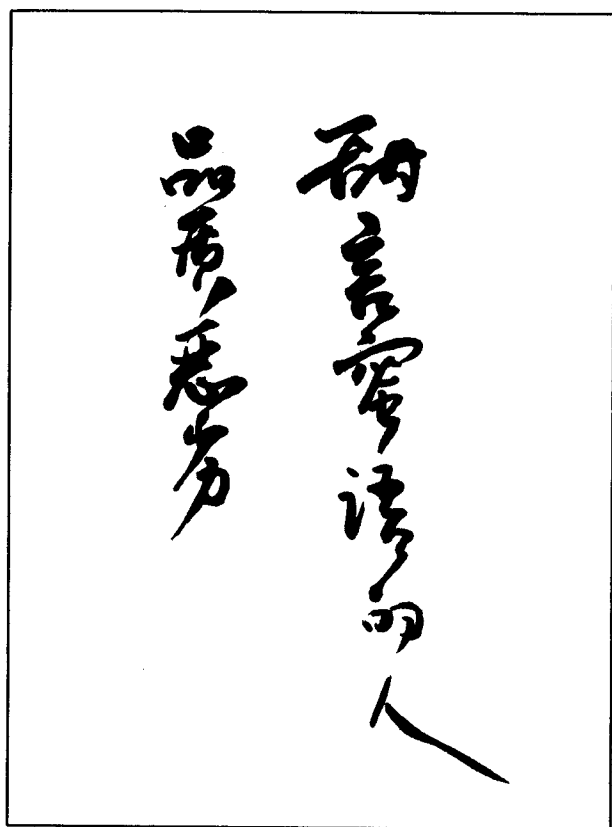
“扑灭叛乱的火焰”——太雕琢。

“他那天才的激荡”——两个太夸张的字眼。

“我的心深感不安。”本人深感不安更好些。

“请原谅。”如果没有这么一句客气话，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出了错。“我想带着敬仰之情说……”惟一不好的就是他们的借口。

我们在话语中发现了重复的字词并试图加以修改，却发觉它们的使用很是恰当，如果删改就会损害这一段话语，这时我们就要住手！



拼凑词语以构成对仗的人，就像为了对称而制作假窗户的人，他们的规则不是要正确的讲述，而是要摆出正确讲话的样子。

某些人的某种隐晦的语言，凡是听不懂它的人，就只能理解一种莫名其妙的意义。

赏析

语言是人类沟通的桥梁，更是一门生存的艺术。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很难有大的作为。

“疯狂英语”的创始人李阳告诉我们：“不要让那些无聊的面子和自尊扰乱了你的成长！要疯狂说出心中的话。只要你百分之百的投入！忘我、忘物、忘时！排除一切杂念、克服胆怯、树立信心！从此就会敢说会说了。”

优雅和美丽